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舉人臣唐 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㝢　昌㝢子敬容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

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

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
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
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摴蒱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
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
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
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
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
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

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

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頴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

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説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

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資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録古来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荆州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猨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

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常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為侍

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㑹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歴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别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顔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㑹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

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

情好元徽初彦回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内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彦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彦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

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
以驍游亦不爲少迺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
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家業富
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吳興太守上頗
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
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絶戢因王晏獻之上
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爲鬱林王后父
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為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卯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
絶昬宦尚之强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
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
以門户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
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
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或乗柴車
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
胤爲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

處士兄求亦隱吳郡武邱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為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

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

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
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
邱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
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
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
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
而為詩有髙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
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

士薄暮遊荒淫黙亦病之永元中崔恵景圍城人間無薪黙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恵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黙黙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黙黙裂裳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説不及軍事其語黙之迹如此恵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黙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黙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黙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

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大官别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内監經理點弟脩

脩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脩叔年八歲居憂毁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晩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内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

家依期而反歷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
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
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脩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脩
撰録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
脩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
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
林嗣位脩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
師脩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

游處其内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朏罷吴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觧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隠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隠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為軍謀祭酒幷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為特進光禄大夫遣

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朏杲之先至朒所朒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朒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

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御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脩以出期脩知朏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脩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脩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脩朏俱前代高士脩處

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禄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逦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别為小閤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

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肎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肎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肎別肎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絶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吴西山肎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肎年登祖壽乃移還吴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吴居虎邱山西寺講經論

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脩常禁殺有
虞人逐鹿鹿徑来趨脩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
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脩遇於秦望
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脩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脩
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
在脩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
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

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脩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脩疾乃瘳至是脩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脩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

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獷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
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
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汝南周
顒與脩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
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
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
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
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

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脩末年遂絶血味脩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註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髙風

何炯字士光脩從弟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脩受業一期並通五經章句白晳美容貌從兄求㸃每曰

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覩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為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黙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觧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觧炯侍疾踰旬衣不觧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絶聲藉地腰脚虚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毁卒

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令而後温飽無資乃潸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還為齊高帝驃騎

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啟高帝理其寃又與司空褚彦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為荆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往密勑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六尺之孤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行事吾自有啟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恐非佳事

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諂者僕也君不能見殺僕有沿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遥遥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梁天監中為建安内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吴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甞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列

容止出入為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
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賔朋言詞若訥訓荅二宫
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
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
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改為尚書令參選事
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来舊事且聰明識達
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
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

晉宋以来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恡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

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貴惠明為導倉
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
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
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恊私罔
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漑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
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
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召其禍故抑沒宗族
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

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賔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扵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来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纍緦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戚也昔君侯納

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賔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所以傾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恵懐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夫君侯宜

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異也僕東皐鄙人入穴幸無銜窶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没朝廷以

為憂敬容尋見東宫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吴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虚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宫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園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權

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為宏麗時輕
薄者因呼為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
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為從
兄胥所親愛胥在若耶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
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
子年始八歲在吴臨還與胥别胥問名敬容曰仍欲就
兄求名胥即命紙筆名曰㲄曰書云兩玉曰㲄吾與弟
二家共此一子所謂㲄也位秘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閤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脩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覩夫子晳之赴㥁景子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

蠱賄而敗業惜乎

南史卷三十

南史卷三十考證

何尚之傳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簡監本作節令从宋書

何偃傳親遇隆密有加舊臣○密監本訛宓令从閣本

何點傳性通脫好施○脫監本訛悅令改正

何胤傳廼起學舍即林成援○援監本訛授令改正

並衣帢行列在前○帢監本訛恰令改从梁書

鮑之就脯驟於屈申○鮑監本訛鮔令从閣本

何昌寓傳景素被誅昌寓痛之○景監本訛尹今從上文建平王景素改正

高帝義之○高帝監本作彦回今從閣本

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往密勑昌寓○往密勑昌寓一本作賫旨詔昌寓

寧得從君單詔行事吾自有啟聞須反更議○一本作寧得從軍單詔行事即自有啟文須反更議

拒詔恐非佳事耳○一本作拒詔軍法從事耳

僕有沿流之計耳○僕一本作政

何敬容傳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帶監本訛冠今从閣

本

南史卷三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 子永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充　永子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稷子嵊　永從孫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

支尚書吳國内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别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闗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

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禄大夫顔延之鄰居顔談義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黙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

叶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
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
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
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
昌云

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
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為删定郎掌其
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

北中郎録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隷書騎射
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
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
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
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
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
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
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

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歴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攺永為兾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

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寃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甞以問永永荅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兗州刺史加

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蕙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

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賔客有謝方童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禄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

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反唱言臺城陷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為吴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

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黄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

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
卿為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
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為吳興太守元徽中為益州刺
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
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頗不
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為
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為
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

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
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為吳郡
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
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
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吳興太守
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
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

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表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

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時帝欲

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奥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

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

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如何子良

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辦飱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上以蘆葭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禄大夫諡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為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令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

不可充以為愠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庶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鑣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遥乎前史從横萬古動黙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横海岸至如彭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

氣岸踈凝情塗猗隅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孫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王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鷲巖早白吐海逢天踈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来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

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歳路未强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横海望可謂德威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
彦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
充崑西百姓仾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
知已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讙甚矣然舉
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
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㝷推襟送抱者唯
丈人而已闕廷夐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倘

以為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議參軍與瑯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為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

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為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内史不欲前兄璿處禄自免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彦

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内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

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甞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𧷤嶷等文季每遷直器物若遷壞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吴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别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户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緬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

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糿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来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宫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啟求還吴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

而方鮮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吴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入間事平乃還郡為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禄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宫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禄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寛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

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

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令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玭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玭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

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别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悦後歷黄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

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令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眉目呲呲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觧帶每劑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筝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踈率朗悟有才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剡令畧不視事多為

小山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瑯邪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随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黄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宫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行弑于含德殿稷乃

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常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来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

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慭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閤讀佛經禁防寛弛僚吏頗致侵擾

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禄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寛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為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

卒稷子嵊

嵊字四山稷初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為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為

太府卿吴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

陷御史中丞沈浚逺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

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

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

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

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

遣使説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

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

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嵊弟岑知名

種守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

及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
種辭以母老為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
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廹以凶荒未葬服
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
起為中從事并為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
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
歷位左戸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禄大夫種沉深虛
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

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時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産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甞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内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搆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絶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内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南史卷三十一

南史卷三十一考證

張岱傳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復監本訛後今改从齊書

張充傳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少字下一本有長字蓋以生平少長為句而偶字連下與下差字對也

張嵊傳嵊曰死為幸乃殺之○一本死字上有速字

張種傳其為時所推如此○一本無時字誤

種弟稜亦清静有識度○監本脱種弟二字今增正

史臣論取信一主義絶百心○絶監本訛終今从閣本

南史卷三十一考證